

得到的不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

(一)

寒假里,给上初中的表妹辅导数学。虽然作为一个过了高数智商正常的普通青年,还是不放心的看了一遍课本。

实数,四边形,一元方程,概率。看着聪明伶俐的妹妹将头抵在桌子上,在草纸上画来画去还是没有列出正确的方程式。我心中不耐的情绪一点一点聚积,二郎腿摇晃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这是最基础的唉”,“你怎么不换个思路想想”,“你再看一下书啊”。我老气横秋的拍着妹妹的肩膀,这些话熟练的溜出我的喉咙。此情此景如此的顺其自然,甚至没有发觉那时的口气,像极了几年前的高中老师。

我开始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着我也并不年幼太多的弟弟妹妹,却彻彻底底的忘记了自己同样从那个年纪过来时充沛的感情和彷徨。我告诫弟弟好好读书,不要荷尔蒙一泛滥就头脑发热。常言道:酸甜苦辣,若长良川。或许是我的嘴太过拙劣,说出口的教诲,却已令他们感到厌烦。

“你懂什么,不过大我几岁”,通常,弟弟都对我不予置可否。十五六岁的年纪里,划拳拼酒,兄弟意气,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是一个血脉贻张小小少年所做的疯狂事,我仍险恶地将它归在万劫不复那一栏里,转身离开。却好像忘记了,为了心动的姑娘,自己在教室窗前一次次守候;为了排遣朋友的难过,自己干下的那一杯杯酒。我并不忧人心戚心中他此刻看似无望的未来。来来往往,所需的不过是个时间。

当我以一个成年人的姿态,横眉冷目满面肃然,将所有的谈话都裹上调侃俯瞰的语气,才惊觉那些可以恣意挥霍的日子保鲜度太低。以前平日里稀松平常的对白,已经不再。是要真真切切挥手告别了。我亦不想故作老成,打出神马悲凉的手势为赋新词



早上醒来,手机的震动提示;三月十六日,妈妈的生日。忘记了是什么时候设定下的这个提醒,本是一个无需提醒的日子,怎么可能忘记或忽略?每一年,这一天,都让我疼痛地感知到,她又老去了一些。

古人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时光就这样如一汪春水的碧波,浮去年月的花瓣,于是他们的发,暮地成雪,散落入我的眼。不知怎的,这一刻,我莫名地心酸,总是声称要远行,却终究是个恋家的孩子,那一个让人无法不去依恋的地方。也许,不过不宽敞的房屋几间;也许,不过简陋平凡的一扇灯火;远远望见,便心生温暖。看那窗口的灯火摇曳,抚摸着熟悉的门板,闻到房里煲汤的香味,我知道家正等候我的拥抱。

于是,总是在掏出钥匙的时刻,会心微笑。喜欢钥匙扭开门锁的声音,喜欢归来的心情,一种饱满的归属感,伴着家特有的味道,扑面而来。这个时间,妈妈应该在隔壁房间睡了,爸爸还在客厅,等候着球赛。而我一定是躲在被窝里,读我的书,然后,缩起身子,迎接睡眠。半夜,母亲一定会来我的房间。好多次,我是醒着的,却装作了熟睡的样子。感觉她轻手轻脚地走进,低下身看我的脸庞,再把我的被子重新盖好。我不知道那几十秒的安静里她在想些什么,我只知道

她的目光落满了我的身体和呼吸,细而柔软。我却从来没有为她掩过被子,而她,也会在半夜踢开被子吧。忘了是谁曾告诉我,以后要找一个会为你掩被子的男人结婚,因为,那才是真正爱你的人。每当这时,我都会抿嘴轻笑,没有嘲讽不屑,只是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存在如一个母亲一样爱你、照料你的男人?女人,总是太多奢求,太多幻想的动物。而此刻,我却不知道该如何为自己的清醒欣喜或是悲伤?

翻开随身携带的父母的一张黑白合影,很安心,习惯在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父亲的手,轻放在母亲的肩头,微微侧身,坐在春天的石阶上。身后是如笑的春山,看不到斑斓的色彩,却有两个人温和的眉目,暖似薰风。我就是在这样的目光里,萌生而孕育。我出生在这样一个春天,母亲告诉我,当时,她从病房的窗口望出去,树木刚刚生出细而黄的幼芽。我没有记得,最初的那个世界,我却仿佛能看到母亲怀抱着幼小的我走进一片明媚。这天,花朵在怒放,你的爱在怒放,我只是静静地睡,缓慢却匆忙地成长。你看,如今的我都 20 岁了呢。

去年回到家,我开始为母亲染发,都老了呢,母亲说。人的一生,原来是这样匆忙得不堪一击,而年华,却最喜欢在面庞上雕刻,痕迹必然会留在眼角额头上,留在鬓角发丝里。随后整理衣柜时,无意间翻出了原来的连衣裙,明黄的颜色,我问母亲曾经的故事,她笑了,她的心底也藏了故事吧,不肯告诉我。还有母亲是没有妈妈的,她常常艳羡的看着我说,你是幸福的,其实当时很不了解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都过得挺好的吗?此刻不得不提醒母亲的妈妈,我的外婆,全部了解只是断断续续地听说,以及一厢情愿的想象。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任何可以感知的线索。有人说,她的容貌和母亲相似。母亲是她最小的女儿,唯一的女儿。于是我便问关于外婆的事,母亲的回答总是很简短,她脾气不好,她爱吃鸡蛋,她在一个冬天去世,她死前要了一杯水。其他的,我统统不得而知,母亲不愿回忆那些关于外婆的往事。后来我才知道很多年她都生活在自幼便失去母亲的悲戚中。也许,直到今天,我的追问仍然是一种莽撞的残忍。

神奇的是,母亲爱笑,大家都这样说。她看起来很满足,喜欢在我们家的院子种满了月季花,婆婆也是个爱花的人,善良和善,公公做的一手好菜,喜欢几笔书法,是个退休的老干部,生活平和安宁地开始。母亲对我说,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她不再为很小就失去母亲而悲戚,因为她有了完整的家,完整的明天。不过母亲好像不愿我离开她太远,依据她的意愿,我在离家不是很远的城市上大学,可她还是怕我在学校不好好吃饭,就学着发短信,提醒我要多喝水,多吃水果,几乎每天,显得有些絮絮叨叨。她的担心总是那么细密,那么多,似乎并不在她的怀抱,不在她的视线,她总有无法抑制的惦念和牵挂。可我的反应经常是觉得烦琐,嚷着自己忙着呢,烦死了,三言两语就会挂断她的电话,留下她一个人不知所措,事实是我时常会忽略不计。有时呢心血来潮也会问她,我都已经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为我花如此多的精力?我本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谁让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呢,母亲总是这样解释。

晚上,我打电话回家,不知道该说什么,哎,依旧改不了嘴拙的毛病,仅仅问她在干嘛,今天过得怎么样,然后就没有下文了,但听得出母亲仍然很兴奋,她絮絮叨叨的说她正在桌子上吃长寿面,父亲做的面条,很好吃,她一直都这样容易满足,在细枝末节中就能快乐,无所担忧,无所惧怕,仿佛她已经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的确,她看似并不拥有什么,却分明又拥有了全部,我出神的想。她还在电话那头絮絮叨叨,嘱咐我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想着减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实在累了就回家……之后怎么挂的电话都不清楚,却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而我连一句生日快乐都忘了与她说。

妈妈,生日快乐。我想我们是最相爱的母女。这所有,我却只能在文字里轻轻对你说。

三月十六日,你又老去了一些,我远远的想你,甜蜜而疼痛,交织在一瞬,突然意识到这一世恩情我竟不知如何去报答,毕竟你给予的太多,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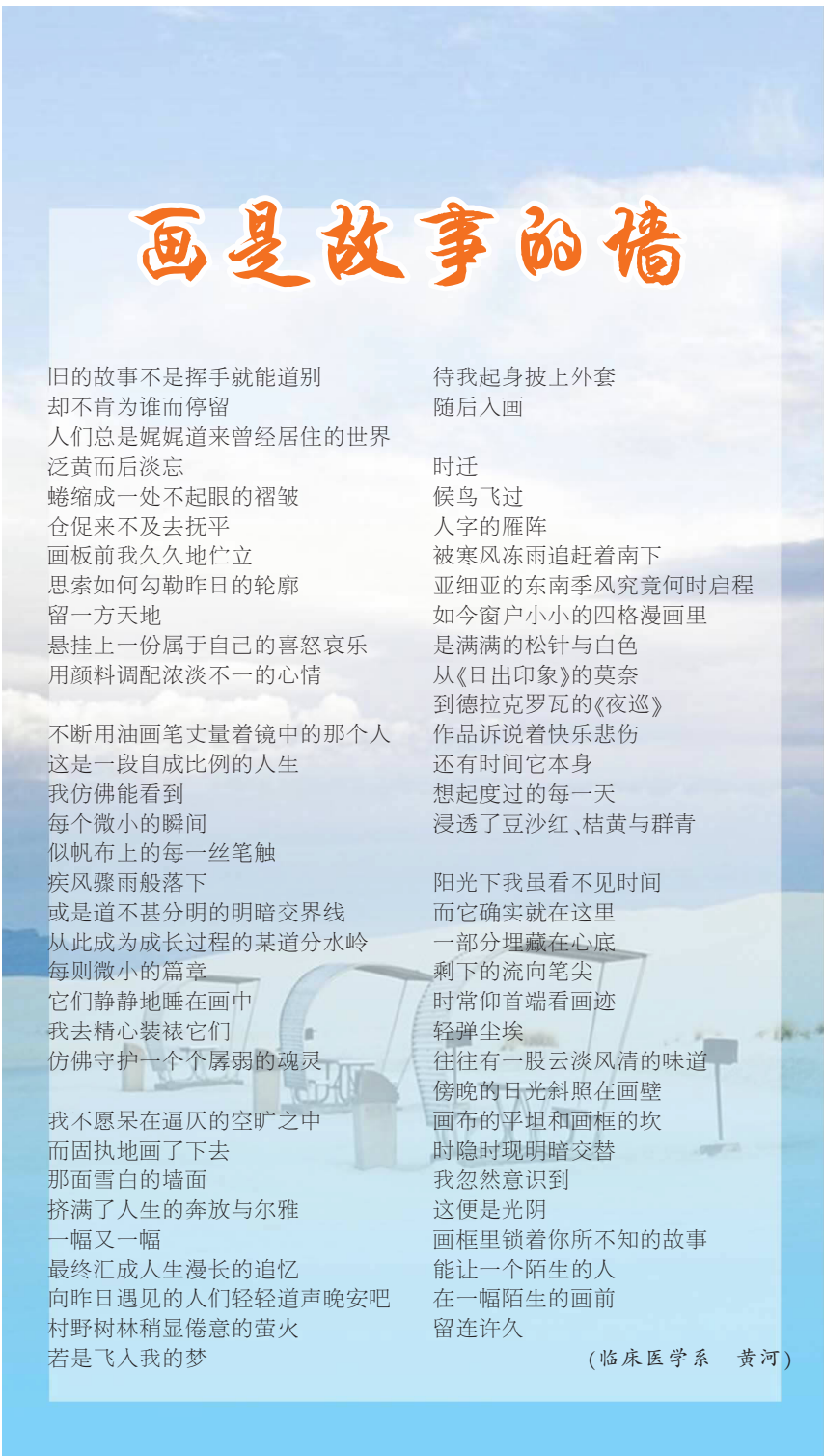
后就又变的无话可说。

假期里初中高中的同学大聚小聚也有几场,见面伊始,自是开怀大笑东拉西扯,把上学时候的囧事挨个一件件翻出来打趣。推杯换盏酒过三巡之后,话匣子打开,饭桌之上便气氛陡变。时间这把杀猪刀着实锋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自己也从做着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少年,变成了个看着PPT听着医学课的苦逼青年。听着他们或云淡风轻或悲愤交加经历的故事,不自觉中嘴角挂着理解,眼底却盛满悲悯,因为我知道,那也是我未来所无法避免的窘境。即便离别时刻有多胶着,火车还是会义无反顾的按时开走,士兵总要上战场,你我皆凡人,对现实的无力感终究一步一步渐入肺腑,侵入心肺。可是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自己选的。偶尔也会问自己累不累,值得不值得,然后我每次都告诉自己:累但是值得。所有的苦逼和纠结,不过是为了将来能够不再纠结,可以在家人老去之前撑起家人,可以在自己老去之前,度过一个苦逼但是自己想要的人生。于是我总结出来,没有人逼着我去适应一个人,没有人逼着我起早贪黑背单词做习题。回头看的时候,一切都有迹可循。

回校之后,乱糟糟的麻烦事一大堆。当我对我的朋友诚恳讲述着我的无产阶级人民群众朴素理想,以后回重庆待在医院守着爹娘老婆过一辈子的小打小闹,自然收到了两枚满含鄙视的白眼。二十年来我一直在难得的安逸中畅快的做着春秋大梦。饱暖思淫欲,当自己满怀委屈在那铺天盖地的针尖麦芒里死命扑腾时,心中想着的,不过是家里的饭菜,父母的笑颜。平凡,有时仅仅是一念之间。而安逸,是一支海洛因,是会让人上瘾的。

(三)

华丽的韩剧是早已不观的了,玛丽苏到浑身



酥软的芒果剧更是被我狠狠用出了生活。回家之后,我却看完了的 20 集的《将爱情进行到底》。没有穿越,没有 F4,没有你是疯儿我是傻,仅有的温情也夹杂着现实的冰渣。这个年头,倘若你还可以为了电视剧里面的人物流下同情的泪水,那唯有 的可能,便是这荧幕上的人,像极了屏幕前的你。

那一年李亚鹏还不是令狐冲,他还留着长发,没蓄起胡渣,他的字典里还没有唇胶裂这个词。那时的他还认识瞿颖周迅王菲,没有日后那些缠绵悱恻唏嘘不已的故事,他只是那个眉眼略显青涩的杨铮,一袭白 T 恤一辆脚踏车,在操场上飞舞激起发梢飞扬。那一年徐静蕾还不叫老徐,她还跟那个贫嘴的王朔在一起,生命中还没出现张亚东韩寒黄觉,那时的她没有博客也没有电子杂志,还没成为如今万千人仰望的才女,她只是那个笑起来嘴角弯得很好看的文慧,穿着棉布裙子白球鞋,扎着俩小辫,青春滴水般美丽。

这都是十二年前的故事了,一晃十二年过去后,一切都变了样。十二年前的你在干嘛?情窦初开的年纪吗?也许那时,你要酝酿许久情绪,辗转反侧一整夜,才能鼓起勇气对某个人道出的一句“我爱你”。十二年后,在经历了升学、毕业、进入这个社会闯荡等等一系列的沧桑之后,你还能不能对别人说出这三个字?

是年少轻狂青春懵懂时的誓言珍贵,还是历经世事知道承诺有多重时的“我爱你”更不容易?这个问题,我也没能在天平上称出答案。“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而下一个十二年,你在哪里?是否还会记得,曾经坚定的信念,曾经纷纷的誓言,曾经贪慕的欢颜?

我们都不是过去的我们了,不如不见吧。

(四)

我依然不愿意放弃。

我知道幸福会来敲门,但那要等到我足够强大的时候。成长就是哪怕我难过的快死掉了,第二天还是照常去上课。没有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在意你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没有这样的颠沛,我们也根本不会明白那个所谓的“幸福”是什么。

于是我觉得自己真是难得的固执啊,但是已经固执了这么二十年,再固执几年也没有什么。学会了无论是谁离开我,都不会把那当做世界末日,也学会了无论谁闯入了我的世界,都会感激。而我学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怎么样一个人生活。

我明知道蜷缩在床上感觉更温暖,但还是一早就起床;我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但依旧选择追逐梦想;我明知道开始这段感情会是一路崎岖,但依旧选择坚守。虽然总觉得不爽,但越大越发现,这个世界归根结底是自己一个人得去扛起的,所以再怎么悲伤难过也没人能卸下你的负担,哭完了就得继续扛下去。

套用以前说过的那句话:其实你始终相信梦想,虽然你常说你不信了;其实你始终相信爱情,虽然你常说等不到了;其实你明知道下句台词是什么,但你一样会被感动;其实你始终爱着这个世界,虽然你常说世界很无解。

就算有一天我们信仰的会失效,热爱的会消失,但永远记得,不管无论黑夜多么漫长不堪,黎明始终会如期而至。绝望的时候抬起头,希望的光一直在头上。

果真,得到的不是侥幸,失去的都是人生。

(临床医学系 杨斯溪)

前记:五一小假和朋友骑车到木老桃花村去游玩,不知不觉已近黄昏时分,被夕阳染红的朵朵浮云,悠闲地在天际缓缓舒展,不见一丝匆忙。公路两旁农家屋顶的烟囱里已经冉冉升起缕缕炊烟,投射在余晖落幕的天空下,恬然的乡村生活如诗,如画地跃然于天地间。

很久没有见到过老家的炊烟了,难免会有些想念。

为了求学,为了完成自己的大学梦,远离了家乡,生活在了城市,也远离了炊烟,但炊烟却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里,像一条纽带连接着我儿时关于那些粗茶淡饭,柴米油盐的徐徐回忆。想起炊烟,就想起老家那些土墙黑瓦在养育了祖祖辈辈的土地上像冬眠的动物般蛰伏。清晨,屋顶上袅袅升起的炊烟伴随着鸡鸣,于是一天忙碌的农村生活开始了。它是乡村繁衍生息的标志,是乡村上空飘荡的灵魂——在高低低低的屋顶袅袅升起,盘旋,又在风儿的吹拂下,向着四处飘散,顺着洼地蔓延。

在禅宗的佛法里,都讲究一个“静”字,都说静以修心,静以养身。而老家的炊烟,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都给了我宁静的感觉,不急不徐,像一位心静如水的智者历遍了人世间的种种沧桑与磨难,安然地飘荡于天地间。任风雨缥缈,炊烟依旧。我喜欢看庭前的花开花落,也喜欢看天上的云卷云舒,但更喜欢看那淡灰色的缕缕炊烟在房顶与高大的梧桐树上缭绕着,静静地,只是看着,凝望着。在记忆里,小时候的自己很喜欢下午放学后静静地坐在河对岸的小山丘上,看着自己家里徐徐冒出的炊烟,心里感觉暖暖的。因为,我知道那是家的感觉。

当炊烟安静悠游于屋顶上时,我知道在炊烟的源头总会有穿着如炊烟一样颜色的母亲在灶前忙碌着,蹲下身子往灶膛里续上麦秸、玉米杆或者其它柴草,熊熊燃烧的柴火化作缕缕炊烟的同时,也把母亲的脸映得红红的,点燃着母亲们的希望,还有一种知足和一种乡村人身上独有的淡淡的忧伤。农村的菜大多很简单,很多时候都是青菜萝卜便是一顿的主菜,碰上农忙的时候也会杀只鸡作为奢侈的晚餐,但是无论什么菜,在母亲的手里都可以做出特别的味道。于是,母亲的味道,粗茶淡饭的味道,还有那院子里鸡鸭鹅猪的叫声,在炊烟的糅合下,形成了一种独有的乡村的甜甜的酸酸的生活味儿。

炊烟是乡村存在的旗帜,有了炊烟的村落才是一个完整的村落,看见炊烟,山里人才觉得踏实。清晨的日出把炊烟涂抹成一缕缕金黄,随着门哐当一声打开,鸡鸭鹅猪的晨鸣声,锅里发出的噗噗声,晨鸟掠过时的清脆叫声,伴着袅袅升腾的炊烟形成了乡村独有的旋律。听着这些重复了多年的声音,山里人心里有硕大的希望上升着。

傍晚,夕阳湮红了山村,炊烟缓缓地蠕动着,像是一幅水墨画,涂抹着安宁与闲适。放学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向着炊烟升起的地方慢慢靠拢,地里干活的山里人也扛着锄头、背着背篋往家里走,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仿佛快到地平线。一会儿,村里的灯火次第亮起来了,灶膛里的火也越发亮了,把山里人的叹息忧伤与压抑的情感和对生活的向往全部吞进去了,过滤成炊烟缕缕升起。

我儿时的时光是在乡村度过的,每次在外面看到袅袅升腾的炊烟总会想起那些伴随着炊烟日出日落的种种情景,总会想起母亲在灶膛前被映得通红的脸颊。简单,质朴的生活总是浸润在山里人手里温润的泥土里,随着他们的俯身抬头,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当然,炊烟总会成为山里人抬头眺望的方向。假如你没有在乡村生活过,你没有感受到炊烟的缭绕、渗透、温润,你就不懂得炊烟一词的真正含义,你就无法理解乡村生活的恬淡、质朴、安宁和忧伤。

有村子就有炊烟,有炊烟就有父亲、母亲及他们繁衍的后代,就有鸡鸭鹅猪牛等牲畜,也就有了村里人柴米油盐的生活。

后记:和朋友回到南充市区天已经黑尽,各种各样璀璨的灯光打在这座城市的皮肤上,看起来有些不真切了,钢筋混凝土铸造的城市也已经在热闹中焕发着活力,可我心里总会觉得好像缺点什么的。短短的一段路程,如若两个世界。此时,想起了一句话:热闹是属于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今天好累,就此搁笔。

